

後漢書集解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西羌之本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爲號

出自三苗姜姓

之別也其國近南岳

衡山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晉范宣子親數戎子駒支曰羌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於瓜州杜預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左傳又云先王居橐橐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言

橐橐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

苗在其中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

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集解惠棟曰禹貢三

危既宅鄭元云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

連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

平等郡之西南也河關今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

之安鄉郡其賜支在其西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西羌自賜支以西至

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

謂之賜支卽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

隨水草地少五穀已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曰父名母姓爲

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釐婦曰

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羌與北狄同其人替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

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貨者聘至百犢女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

披大華毯以爲盛飾一狗皮直數十匹則分種爲酋豪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無君臣上下健者爲豪文

酒酣執書序云西旅獻焚鄭元云焚讀爲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

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也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

暴曰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

持久而果於觸突曰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病終謂之劣又

以爲不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

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王政

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夏啟之子盤

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后相即太康七年

然後來賓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也至於后泄始

加爵命由是服從集解惠棟曰注見東夷傳后桀之亂吠夷入居

邪岐之閒邪今幽州也岐即岐州○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癸三年吠夷入於岐以叛成湯既興伐

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季武丁征西裔方集解先謙曰官本戎作羌三年乃克

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頌

之文集解沈德潛曰按商頌殷武之詩配高宗之樂也首章敘其伐荆楚功二章言昔有成湯自彼氏羌云云蓋舉成湯時遠夷慕

化以責荆楚非高宗時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

事范氏混而為一矣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代孫無道為偶人

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代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僂辱之周古公踰

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

梁山而避於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茂子季歷遂

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太丁之時季歷復伐

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乙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

本考證曰監本作武丁子也王會汾曰按武丁子為祖庚祖庚弟

為祖甲祖甲子為廩辛廩辛弟為庚丁庚丁子為武乙武乙子為

太丁則太丁乃武丁四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世孫諸本俱誤今改正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自是之後

更伐始呼人伐余無之戎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

捷其三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

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已事紂左傳

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庸

叛國以事紂惟知時慮彭濮人孔安國注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

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十

大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

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獲馬千匹見竹書厲

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王命

伐我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

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

原我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

于汾隰二水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

命伯士伐大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

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

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

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已

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獮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獮邽即

上邽縣冀即冀縣集解惠棟曰秦紀云秦孝公西斬戎之獮王徐廣云獮音丸前書匈奴傳云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獮之戎杜

佑云狄獮並今隴西郡邽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

冀並今天水郡邽音珪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

安紀郡晉今同州城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

洛交中部郡渭南有驪戎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昭應縣伊洛間有楊拒泉舉之戎杜預

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昭應縣穎首已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

預注云梁南有霍當春秋時聞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陽山皆蠻子之邑

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左傳莊公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

是秦晉伐戎已救周事並見左傳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成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傳二十二年允姓

戎遷於渭汭允姓陸渾之祖與三苗族三苗族允姓陸渾之祖與三苗族三苗族東及輶輶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

戎陰戎之種已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集解錢

大昕曰按左氏傳傳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

為陸渾縣也又昭九年晉欒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徧我

諸姬入我郊甸杜注陰戎陸渾之戎也然則陸渾之晉文公欲修戎系出允姓與允姓戎非二種也

而二之先晉曰官本自華上有通字

霸業乃賂戎狄通道曰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遣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

降秦為

謀伐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

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

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

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

後四十四年楚執

蠻氏而盡囚其人其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

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

其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

汧山隴山之閒也在今隴

州汧源縣

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

渠虜其王

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

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

集解惠棟曰史記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

將兵定之

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

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

邽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

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境及昭王立義

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

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

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

曰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

衰亡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作袁劍古字通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曰為奴

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

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

曰不死既出又與剽女遇於野剽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

面羌人因曰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二河即黃河賜支河

湟河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其畏

事之推曰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已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

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

無弋曰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

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獯

戎獯音丸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

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

之或為犂牛種越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

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

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

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

始皇時務并六國曰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已繁息秦既

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已界之眾

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

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

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

氏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狄道安故

今金城郡地

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

湟築令居塞

令居縣屬金城郡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

酒泉武威張

掖敦煌也通道

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

姐音紫

與匈奴通合兵十餘

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

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鉞

漢遣將軍李

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

爲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

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今酒泉郡之北

千餘里
鹽池 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曰實之至宣帝時遣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規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

人所不田處曰爲畜牧安國曰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曰爲不可

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

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

豪四十餘人斬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三十餘人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

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

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多音先廉反又

所廉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健自後曰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曰燒當爲

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曰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其獻西海之地初開

已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

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

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

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

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

置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皆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也

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

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已明威防

光武從之卽呂牛邯爲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邯字孺都見隗囂傳持節如舊及

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

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

日杜佑云今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

和政郡地風三郡集解惠棟曰杜佑據東觀記云徙七千口於三輔案永平

范史論仍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

之三輔則仍據東觀記也注詳下

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

零卑湍並皆强富數侵犯之湍音乃感反集解惠棟曰李善曰說

水爲姓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

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乃從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

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

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集解惠棟曰

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

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
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曰方略爲○渠帥二年秋
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
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鉞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

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爲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

允吾唐谷

允音鉞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

縣地後漢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爲牢姐種所

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

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集解惠棟曰注白石山應劭云山在白石縣東時

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爲種人所信向皆從

取計策時爲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

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

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

春秋莊公三十二年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

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

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

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尙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

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

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已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

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

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已謁者竇林領

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

欺謬奏上滇岸已爲大豪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承制封爲歸

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

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已事詰林林辭窘窘窮也乃僞對曰

滇岸卽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

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臧罪

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

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曰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

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

卑滿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種屬金城郡

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云金城隴西卑滿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胡三省云勒姐羌居勒沮溪因以爲種名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

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滿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

遼將軍吳棠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

與諸眾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

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殷帝乙於有子期封太原郝縣後因氏焉於

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

傳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

集解通鑑胡注杜佑云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云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

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

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集解通鑑胡注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

於是遣行車騎

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

防乃築索西城

故城在今洮州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在隴西郡臨洮縣杜佑云索西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

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

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

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

李章追之

集解通鑑胡注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

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

遣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集解通鑑胡注河北逢留大河

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

集解通鑑胡注募人間關諸羌使之自鬪也

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

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

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

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

集解通鑑

胡注廬落居也

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

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

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

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

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

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曰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

七百戶己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旣殺傅

育狃怙邊利

狃怙慣習也狃音女九反怙音時制反集解惠棟曰爾雅云狃復也郭璞云狃怙復爲孫炎云狃怙前事

復爲也張揖雜事作伏音曳云狂復過度陸德明云伏又音時設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

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

乘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有一人也迷吾兵敗走因譚使

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

紆因自擊伏兵起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

吾等五人頭曰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

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

鬪等相結曰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

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

胡會集附落種眾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曰張掖太

守鄧訓代爲校尉稍曰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

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

谷徙居頗巖谷

集解惠棟曰事詳鄧訓傳

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

集解錢大昕曰案上文已

有永元元年此又舉永元詞之贅也以傳例推之和帝二字應移在前文永元之上

蜀郡太守聶尙代爲校

尉尙見前人累征不克欲曰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

居大小榆谷

集解通鑑胡注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章和二年鄧訓驅逐迷唐而聶尙招撫之欲以反鄧訓之政也

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芝罘

集解先謙曰官本之作至

爲設祖道令譯田汜

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曰

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尙坐徵免居延都尉賈友代爲校尉友

已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攜離諸種誘曰財貨由是

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

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

集解通鑑胡注此大河卽黃河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在二榆谷北

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

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云于河峽作橋渡兵

迷唐乃率

部落遠依賜支河曲

集解通鑑胡注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幽廣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

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至八年友病

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

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

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其

爲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集解先謙曰今蘭州府河州東南七十里遣行征西將軍劉尚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執

金吾劉尚行越騎校尉趙代集解惠棟曰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世又來歷傳有侍中趙代別是一人

征西將軍事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

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尙屯狄道代屯枹罕尙遣司馬寇

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集解通鑑胡注奔入臨洮

也南山尙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

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

年尙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謫者王信領尙營屯枹罕謫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

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

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言爲漢作河橋通鑑

胡注卽五年貫友所作之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言種人飢餓不肯遠

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

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

皆坐徵召酒泉太守周顒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集

王補曰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迷唐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

注見上警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顒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

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集

通鑑胡注水經注曰允川去賜支與迷唐戰周顒還營自守唯侯

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

徙漢陽安定隴西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安定郡今安定平原會寧郡東境是迷唐遂弱其種眾

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集解通鑑胡注發羌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番即其後也

明年周顒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集解通鑑胡注燒當

與燒何各是一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河水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

允川而歷大小榆谷險廩相曹鳳上言險廩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

能紀古且曰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

曰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曰為非難

曰攻伐南得鍾存曰廣其眾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平八年迷唐與鍾存東寇杜佑云鍾存別種羌

北阻大河因曰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集解通鑑胡注西海有允谷鹽也綠山

濱水曰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故胡注引

毛詩無拳無勇釋之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

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其餘勝兵不過數百臣愚以為宜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今在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胡

注建立也立策復治郡縣也規固二榆集解通鑑胡注規圖也謀

置西海郡在平帝元始四年規固二榆集解通鑑胡注規圖也謀

陸賈新語云魯莊公興築作之役規固山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

關之路過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已

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

今鄯州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鄯州龍支縣本後金城長

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為名杜佑云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

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郡

屯田五部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在今靈塞郡增留逢二部帝皆從

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

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

豪右所徭役積已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

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

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

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

塞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

隴道集解通鑑胡注續漢書云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時羌歸附既久無復

器甲或持竹竿木枝已代戈矛或負版案已爲楯或執銅鏡已象

兵集解通鑑胡注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

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

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

騭軍於冀西集解通鑑胡注冀縣之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眾羌反叛徵免

呂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隲使任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

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

縣名屬漢陽郡集解惠棟曰襄一作壤杜佑云地在

今天水郡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

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河銀川昌化郡

眾遂大盛東

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

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

隲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呂邵太后故迎拜隲爲

大將軍封任尙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

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眾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

攻沒破羌縣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郡湟水縣界先謙曰注見馬援傳

鍾羌又沒臨洮縣

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汝郡和政縣界

生得隴西南部都尉

集解惠棟曰南部都尉治臨洮也

明年春

滇零遣人寇襄中

縣名屬漢中郡

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

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塵晉灼云塵古勤字移屯襄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尙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

輔都尉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曰爲虜乘勝鋒

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己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

屬隴西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

河間鄭塵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塵出屯襄中

虜東攻塵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塵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

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眾寡不敵崇等皆死

羌遂得塵殺之功曹程信時居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

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己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
年春任尙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
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

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

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集解惠棟曰上書求內徙也朝廷從之遂

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集解通鑑胡注隴西郡本治狄道考異曰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

傳皆然或者二郡皆寄治於襄武與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上郡

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

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

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已任尙爲侍御史擊眾羌於

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集解李吉甫云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誘殺降者

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

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

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趙博遣刺客杜習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故吏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

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橐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

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

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

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曰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

通鑑胡注案東觀記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

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曰界得

者界音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

壁設鳴鼓集解通鑑胡注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零

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

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華李容

土預結同死以待寇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掾等門下官屬元和二年羌復來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

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及段崇等賜其家穀各千斛孽及王宗原展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置東觀信字伯義南鄭人故常璩述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云禮高殉名伯義死節也

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

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集解通鑑胡注姓諸皮樊仲之後又鄭有上卿

子皮出子罕之後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曰恩

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

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集解通鑑胡注自張掖還令居也通河西道而零昌

種眾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

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

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

督右扶風仲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仲光見段穎傳注袁宏紀云扶風太守種島安定大守杜恢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南安太守杜佐北地太守盛包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盛氏其先姓爽避元帝諱改姓盛西

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
案北海乃北地之說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

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竝北擊零

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

勇士縣名屬天水郡集解洪亮
吉日案應云屬漢陽永平十七

年所更
名也

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眾僞

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

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

徵自殺龐參已失期軍敗抵罪已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尙爲

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尙臨

行懷令虞詡說尙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

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

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

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已步

追之勢不相及所已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已萬騎之

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集解通鑑胡注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周壽昌曰注作尋誤

今俗文書作尾追尚不失此意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集解通鑑胡注言

捷出而尙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寇掠也

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遠將軍鄧遵率南單

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

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尙遣兵擊破先零

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馮翊之北洛交以南

任尙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

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

四年春尙遣當閼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

侯其夏尹就曰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部百姓諺曰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也

曰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

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尙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

王冬任尙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

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尙兵到高平

縣名屬安定郡

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

退乃轉營追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

富平

縣屬北地郡集解官本考證曰以本紀參校河上應作上河

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

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

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

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

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作舞陽東觀記云遵破諸羌詔賜遵

金剛鮮卑緹帶一具虎賁鞞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

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通盤胡注狼莫者零昌之謀主零昌
既死而狼莫敗逃
虔人羌失援而降
遵曰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尙與遵爭功又

詐增首級受賕枉法威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

物

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云尚坐斷盜軍糧

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

復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

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

涼二州遂至虛耗

集解通鑑胡注永初元年羌叛至是年凡十二年

六年春勒姐種與隴

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

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

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

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已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

豪飢五等已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

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

吏

集解通鑑胡注馬賢於時爲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懂軍事宜其有姑射山之

也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

首尾猶首鼠也集解先謙曰寔本尾非施此本後文仍作施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

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

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曰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

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

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集解惠棟曰衛宏漢舊儀云大僕牧

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中興省漢陽有牧馬苑以羽林郎監領兵敗死者四百餘人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

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鸛鳥招引之鸛鳥縣名屬武威郡

段熲傳云烏音爵通鑑胡注鸛音雀鳥讀曰雀田執衡云鸛鳥縣即鸛雀樓在涼州周壽昌曰注云鸛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為鸛也

鸛安得有音哉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

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眾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

降集解惠棟曰卽宋漢也延光中四遷爲西河太守傳不載爲涼州略也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

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

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

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

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

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

州無事至四年尙書侯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曰奉祖爲孝君

上曰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曰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

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曰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

鹽官卽雍州之域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在今上郡銀川之開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

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隄據險因果曰溉水春河水春卽水碓也集解惠棟曰杜

佑云河漕通運船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

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

前書音義曰無妄者

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

云元元當作元二又王充論衡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

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案易无妄者易緯之无妄傳也劉淵林注

吳都賦引易无妄云災氣有九陽既五陰既四合為九一元之中

四千六百十七歲各以數至陽既故云百六之會漢書律歷志上

引易九既云初八元百六陽九孟康云易傳也愚謂九既當作无

妄字之誤九既之說與易无妄同孟康如淳論之詳矣今易之无

妄京氏章句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希望馬鄭王肅注易

亦云无妄猶望謂無所希望維卦云无妄災也是以漢書谷永對策

云遭无妄之卦運應劭云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

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

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見棟周易述

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已為

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

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

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為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而

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通鑑胡注單外言無蔽障而

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儒音軟司馬貞云謂

動身欲有進張解設難

集解通鑑胡注張解者開張其說但計所

取之狀也張解設難

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

數年馬賢已屨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爲校尉明年屨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曰逼羣羌集解通鑑胡注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皓復坐

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已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集解通鑑胡注上上奏也至陽嘉元年已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

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集解惠棟曰永初三年種羌沒臨洮縣生得南部都尉今三郡既復故復置也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

百級四年馬賢已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

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實降

集解王鳴盛曰賢當作賢先謙曰官本作

賢復進擊鍾羌昌

集解先謙曰官本鍾作種

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梁州刺史降永

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召馬賢代爲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

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

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

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

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

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

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召來機爲并州刺史

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劉康

大將軍梁商謂機等

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

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

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

君素性疾惡

集解劉攽曰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惠棟曰袁宏紀作二君

欲分明白黑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

之爲

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

遂不能從

虐或作庸庸薄也

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博難種羌

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

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

軍曰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

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曰保聚百姓且

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

集解惠棟曰牧師苑之馬也

六年春馬賢

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

射音夜

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

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順帝紀云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南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光爲武陽亭侯袁宏紀漢安二年十二月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失咎封也

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

集解通鑑胡注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

塞外者謂之西羌

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頽追擊戰死

陽

同州縣也顏音於筠反集解洪亮吉曰案注郃陽下宜增一今字

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

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沖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

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爲

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

集解惠棟曰帝紀作鞏唐羌

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

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

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

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己趙沖爲護羌

校尉沖招懷叛羌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沖降於是罷張喬

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綠北界參綠縣名屬安定郡綠音

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三年夏集解惠棟曰帝紀二年夏四月趙冲與漢陽太守

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

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縣屬

漢陽郡集解惠棟曰案兩漢志皆作河陽傳誤也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

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

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集解通鑑胡注瑤如字領也錢大昕曰順帝紀作衛瑤惠棟曰通鑑瑤作瑒

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

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陰縣名屬安定郡集解惠棟曰前志縣陰作鶻陰屬安定後漢屬武威宋白續通典云會州會盛

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即此處軍渡未竟所將降

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沒冲雖身死

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

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竝稍曰恩信招誘之於是離

蒲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隴右復平竝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

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

諸將多斷盜牢粟私自潤入

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粟解通鑑胡注案李賢注云牢粟食也古者宅廩爲

牢斷割也減割牢粟而盜之斷丁管反

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

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

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

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曰前南陽太守

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曰中郎將

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

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

曰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

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閼疾復曰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曰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

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

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

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集解惠棟曰此注據廣雅顓頊云無慮大計也先謙曰大計卽都凡也無二解發

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犛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

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

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

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

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

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

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

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

集解惠棟曰關關十三州

志云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

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其婚姻及驃騎將軍

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

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

略與羌同亦曰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

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

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

集解惠棟曰冷帝紀作伶字當作冷古文伶冷通

金城太守

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天水郡之西北地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尙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已

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

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將

革舊動則屬韃以鳥驚

梓擊鼓槌也革甲也韃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彙韃韃音紀言反

故永

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

兵負柴為械穀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

前書班固

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

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

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

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

急即插羽以示急也

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纒

而為虜

說文曰微糾繩也經索也

發冢露齒死生塗炭

尚音才賜反

自西戎作逆未

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曰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

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棄

集解惠棟曰鄧騭議欲棄涼州也

或

權疽食浸淫莫知所限

集解惠棟曰虞詡也

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

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齒積日

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

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曰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
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
之珍微糧粟鹽鐵之積所曰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
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
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

奏猶上也

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

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頰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

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屬銳已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

之陳

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集解惠棟曰晉語云獻公伐翟祖卻叔虎被羽先升遂破之韋昭云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

負吒

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

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叛解於重崖

之上不可校計

顧音盧廣雅曰顧顯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

其能穿鼠草石自脫於鋒

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

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集解惠棟曰案係段穎語見穎本傳云張奐非也先謙曰此張奐語見穎傳惠

誤記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堪是養疾痾於心腹也其根本

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

荒知夷貊殊性難曰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帝宜

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集解惠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棟曰當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棟曰當

煎當作煎當又段穎傳云穎上言曰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

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饒江統徙戎論云

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

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苦漢人

侵之永元之初騎都尉王宏使西域調發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

之征棄甲委兵與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

尤甚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為害

腹害起肘掖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案永平元年馬武破滇

吾徙七千口置三輔馬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貪其暫安

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於三輔似涉武事而誤當考

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
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
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
其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將爲患也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僭涇
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七校補

西羌傳

案范書蠻夷八傳此本惟西羌西域不題列傳官本則僅烏桓鮮卑題曰列傳餘傳皆無列字史通言范書八十列

傳本皆應有列字凡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案通志鄯善此不同皆傳寫之失

其兵長在山谷

長原作常錢校據闕本作長通志亦作長已正官本不誤

吠夷入居邠岐之間注邠今幽州也岐即岐州

原注幽詭幽已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注岐州下有也字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注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

柳從辰曰前志

好時縣屬右扶風注云有梁山宮光武中興以封耿弇兼食美陽四傳至耿協無聞蓋順帝時國絕併省入美陽故續志不載

也唐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

太丁之時

柳從辰曰竹書紀年作文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辰案郝校本竹書紀年注據帝王世紀文丁亦曰太丁

注太丁武乙子也

武乙原本亦作武丁通志注同依王氏考證改官本注已正

於是渭首有狄獫狁冀之戎注冀即冀縣

官本注末有也字

涇北有義渠

之戎注義渠縣屬北地郡官本注末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安

紀郡義渠今地已詳焉異傳

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注事見僖二十二年注僖下脫公字官本有

西踰汧隴注在今隴州汧源縣柳從辰曰唐汧源今鳳翔府隴州治

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注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秦案

庶長見左氏襄公十一年傳杜注庶長秦爵也章懷云見左傳是惟事字當衍秦惠王時事安得見左傳乎

取郁郅注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今慶陽府安化縣治

取徒涇二十五城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

境柳從辰曰秦伐義渠因取徒涇其地當與義渠近接義渠今地既為今甘肅慶陽府南州西北界其州東南即接今之涇

州傳所謂徒涇二十五城疑即在今甘肅涇州境至前漢西河

郡之徒涇今地雖不可考然漢西河郡為今鄂爾多斯左翼前

旗地相距遠矣且涇經字異章懷此注顯誤謹案前志西河郡

有徒經無徒涇就郡求縣則涇字之誤所當先正然注誤而傳

文必不誤以義渠本涇北之戎其地宜言涇也又前志北地郡

雖有義渠道而在七國時義渠戎地既屢為秦削及後秦滅義

渠猶開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其大可見章懷乃以漢之義渠縣釋秦之義渠戎亦明有不合但西河地連塞外孝武時始置郡如謂義渠戎前已兼有徒經之地亦必無此理故仍以柳說爲最得其近也

羌無弋爰劍傳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

其蔽火得已不死

案爰劍寶藏巖穴中追者不覺遂以得免范

不死則亦從而述之正以存其真也凡諸蠻夷傳所傳談詭之事蹟其始皆必由其種人所自爲說亦卽此可通范例

河湟閒少五穀注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

柳從辰曰今西甯府西甯縣西境

於是徙畱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集解惠棟曰杜

佑云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

柳從辰曰漢狄道今蘭州府狄道州治安故今州南四十七里臨洮

今鞏昌府岷州治氏道今秦州清水縣西南羌道今階州西北百六十里西固所之西北

築令居塞注令居縣屬金城郡

柳從辰曰漢令居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遂圍枹罕注枹罕縣屬金城郡

今地詳獻紀

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

案前書趙充國傳作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顏注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說迂曲若如范書怒怒作怨怒則亡所信鄉亦就羌言不就中國言也

滇良傳又數遣使驛

官本驛作譯今案通志作驛與毛本同或作譯者當是依劉攽說改之耳然東夷傳序使

驛不絕何義門難以劉說爲正並未改其字則此亦不須改字且譯驛古通作孝經注越裳重譯釋文譯本作驛是也通動

靜

錢大昭曰閩本通下有導字

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從

辰曰和政郡今鞏昌府岷州東北案臨洮今地已見光武紀下又章安二紀章懷皆有注

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集解惠棟曰至徙七千口置三輔乃寶

固馬武事

今案建武十一年馬援破羌徙致三郡見光武紀援本傳亦言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降者必當有以安

置之此言破降言歸服仍與援傳合扶風爲三輔之一亦非必不可言三輔也下文永平元年竇固馬武破羌於西邯明紀雖亦載之而無徙置三輔事固本傳並戰事不載以主兵者武也武本傳亦但言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未必其餘降者反多至七千口也如以此推之則固武徙羌三輔之說恐正因援事而誤傳耳

漢吾轉教曰方略為渠帥

官本為下有其字今案通志亦無其字

又戰於允街注街音階

原本文注街皆作衙已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文注亦皆作衙是沿譌已久允街今

地已詳

明紀

戰於允吾唐谷注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

已詳明紀

唐谷故城

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

柳從辰曰唐湟水縣今西甯府碾伯縣治

集解惠棟曰杜佑

云

至後漢為龍耆縣

柳從辰曰唐龍支縣在今碾伯縣南案下文龍耆章懷云即龍支也續志縣仍為允

吾則龍耆自即龍支堆乃地名非縣名謂後漢為龍耆縣誤也

臨羌長收繫比銅鉗

繫原作擊依錢校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繫亦譌擊

永平元年

至大破之

案明紀遺固武等在元年前史約言之

於是復省校尉官

復原作後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曰父降漢乃入居塞內

錢大昭曰馬防傳所云金城隴西保塞羌也

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

官本復作後今案通志作復承上文省校尉官言作復是

狃快邊利官本快作快从犬案从犬非已詳馮異傳校補

會集附落原無會字錢校據陽本有通志亦有已補官本不脫

永元元年紆坐徵曰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案據鄧禹傳訓代紆為校尉實在章

和二年此改二年為永和元年蓋亦就擊走迷唐約言之然因此遂與下文和帝永元四年犯復矣

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案鄧禹傳降者為迷唐伯父號迷吾據本傳演吾諸弟迷吾迷吾弟號迷吾迷唐為迷

吾子則號吾其叔父非伯父也號吾亦即前為李章生得者鄧禹傳作號迷吾蓋並衍迷字

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本姐下有種字謹案通志無種字

至允川川原作州依通鑑改官本不誤案通志亦作川

隃麋相曹鳳上言侯康曰鳳舉孝廉歷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見曹全碑

也注隃麋縣名屬右扶風已詳耿弇傳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錢大昭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

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

特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

今案通志亦作拳勇文選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李善注

云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

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鄆州

今地已詳馬武傳官本注今在案通志注作今在

東號子麻奴傳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

案各本及通志皆無此三字

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注縣名屬漢陽郡

已詳安紀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注右輔都尉都郡

自本注末有也字案注都字亦治字避改

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注襄武縣名屬隴西郡

已詳安紀

遂移隴西徙襄武注縣名屬隴西郡

案注複應省

侍御史唐喜

侯康曰華陽國志唐喜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死其得罪當在此次破羌之後

京兆虎耳都尉耿溥

北原誤師依錢校正通志官本皆作兆

參兵至勇士東注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柳從辰曰今蘭州府金縣東北

光竝沒錢大昭曰闕本光下有等字案文有者是也通志亦脫

二十人共市一馬共原作各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案說文尋繹理也謂從其後追繹而理之故相隨亦謂之相尋岑彭傳囂出兵尾擊

諸營彼注云尾謂尋其後而擊之義亦同周以為誤非

永甯元年春上郡沈種羌官本沈下有氏字今案通志亦作沈種羌安紀則作沈氏羌是種字或即氏字

之誤官本乃別增一字矣

種眾散遁遁原作遜依通志改官本不誤今案遁遜古通作

離河山之阻離原作離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而公卿選懦注前書音義曰官本注無日字

恐必見圖見原作後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四年馬賢呂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官本呂作亦今案通志作以疑皆因

字之譌如作亦則下當云擊
良封殺之不當云擊殺良封

良封親屬竝詣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案錢大昭說同又通志作賢可證

今三君素性疾惡案上文馬賢並徵下文機秉坐徵後賢父子亦戰歿似作三君亦可通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錢大昭曰本紀作今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據此則

作字當在隴道上

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官本眾作種案通志作眾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繇北界繇原作戀依錢校改注同官本不誤案通志及前續志均作繇

集解洪亮吉曰案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案前志參繇鶡

陰均屬安定續志參繇屬北地鶡陰作鶡陰屬武威皆云故屬安定事在順帝末年應已改屬而參繇一縣章懷紀傳兩注皆

仍屬之安定故洪氏訂其誤

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鶡陰河集解惠棟曰至即此處今地已詳冲紀

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錢大昭曰漢中當作湟中案錢說是各本皆失正

戎帥竊然諾之信案詩不竊不崩毛傳竊虧也與此義合本書李固杜喬傳論專為生則竊義章懷訓竊為違又

文選劉琨扶風歌注竊與愆通

燔破齒積錢大昭曰齒當作贊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

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犁置宣帝改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

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車師車師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

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日逐王降吉漢以

之置始自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

於吉也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焉車哀平間自相分

師有前王後王國也集解先謙曰戊己解詳前書割為五十五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分為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為烏貪訾離國且彌國分為東西分

類分為蒲類後國卑陸分為卑陸後國之類周壽昌云此都護分

之乃眾建而小其力之意范云自相分割蓋誤先謙案前書云及

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明為都護分之

虛受堂

周說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為章和親送

絕西域亦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瓦解焉

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

竟不許之集解先謙曰亦見光武紀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

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為鄯善所并且音子渠勒皮

山集解先謙曰以上七國附見前書有傳為于寔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

貪訾離集解先謙曰四國附見前書有傳孤作狐誤字辨見前書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

集解先謙曰前書所有諸國犯書不必皆有傳無事不書不在國之得立與否也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

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

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集解惠棟曰歐陽志云西州伊吾縣本匈奴地曰伊吾應在敦煌之北大磧之外先謙曰一統

志晉立伊吾都尉隋為伊吾郡唐置置宜禾都尉目屯田集解王

伊州附郭伊吾縣今新疆省哈密縣屬京州惠棟曰輿地要覽云正義云宜禾本城名在隴西後置縣屬京州惠棟曰輿地要覽云今瓜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棟案

十三州志云宜禾縣屬敦煌郡晉昌名郡在後要
覓失之前志云宜禾都尉治敦煌廣至縣昆侖障遂通西域于寯

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

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漢曰上攻破都護陳睦集解

曰袁宏紀悉覆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集解先謙曰校尉耿恭見明帝紀及恭傳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集解先謙曰交河城亦見下車

師傳一統志招哈和屯在關展城西三百五十里亦稱交河城招哈河出其北分道南流環城左右漢時交河城故地關展在今鎮

西鹿城西六百里車師前國地國朝章帝不欲疲敝中國已事

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

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寯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

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閼槃將二千餘騎掩

擊伊吾破之集解惠棟曰樂和帝紀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

爲都尉集解先謙曰尉當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集解劉攽曰戊己本兩校今此

下文云又置戍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戍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戍校尉所統又傳云戍校尉間詳足明置戍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已

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

屬敦煌有長谷在東都尉居之李吉甫云隴右道西州本漢車師

國之高昌壁也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歐陽志云西

州前庭縣本漢高昌壁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先謙曰高昌壁前

書見車師傳一統志晉張駿置高昌郡燭燭以關伯周為高昌王

至魏伯雅滅於唐以為西又置戍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

州元為和卓明日土爾番又置戍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

統志闕展所轄連木齊克在闕展城西四百十三里周二里許西

北行直都魯嶺漢車師後城長國也後漢無後城長蓋即以居戍

部候故名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書於是五十餘國悉

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書於是五十餘國悉

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

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

前集解先謙曰西海地中詳下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

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

焉集解先謙曰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朝廷曰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集解先謙曰詳梁惟傳

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其為邊寇十數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

害集解惠棟曰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通典作曹崇

言招撫之集解先謙曰上奏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

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

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謙曰官本重一宗字是復欲進取

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

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

欲閉玉門陽關曰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集解先謙曰玉門陽關在今安西廳西百五

十里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璠上書陳邊

前書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處其土地曰為北虜呼衍

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也

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西州蒲昌縣有蒲類海胡

人呼為婆昔海先謙曰大秦在海西去北匈奴絕遠呼衍王不得
展轉其間張璠即不明地理上書何得任意妄言至此且大秦海
西同為國名璠不能約大秦海西四專制西域其為寇鈔今曰酒
字為秦海疑匈奴中別有秦海再考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

今瓜州常樂縣東集解劉放曰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惠
棟曰袁宏紀云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

昆侖塞也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集解先謙曰絕其因發鄯善兵五千

人暫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

焉柳中今西州縣也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柳中在後部金蒲城
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平高昌以田城為柳中縣李吉甫

云縣西至西州五十里先謙案一統志魯克察克在開展城西南
二百十里有長河為開展西最大聚落漢為柳中長史所居唐柳

治中縣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

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

嘗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竊困也高帝白擊匈奴至平城為

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熾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綈採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

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

直度曰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府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集解先謙曰廬是廩之誤字謂腐爛也

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

得以上一算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思

也遂開河西四郡已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

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已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

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開羽檄不行由此察之集

惠棟曰察一作觀戎狄可已威服難已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集解惠棟曰望一作向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

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言從北匈奴也

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也

殖生

威臨南羌與之交連

集解先

注即湟中及南山諸羌

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

役興不貲之費發矣

集解惠棟曰毛晃云營之爲言量也不營謂無量可比也營半斯反議者但念

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

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

無已慰勞吏民外無已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誠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

有如邵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集解先謙曰官本末多一也字

臣曰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

增四郡屯兵曰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

帝納之乃曰班勇

班勇班超之子

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

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真莎車等十七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領已西遂絕

集解先謙曰烏孫及領西諸國下云西踰蔥領者是

六

年帝曰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曰為鈔暴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已後朝威稍損諸

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實所沒集解先謙曰詳于實傳

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音猶服也曾莫懲革

集解先謙曰詳車師傳自此浸曰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集解先謙曰民多作

人皆唐避太宗諱未同改者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已後其事異於先者已

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

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集解先謙曰前書云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

山集解先謙曰胡注南山在于關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北即唐志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徐松云南

面大山今葉爾羌和闐諸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中央有河集解

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吐魯番巴里坤諸山是集解徐松曰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集解徐松曰

東流亘西域中集解徐松曰

境南諸山東出經羅布淖爾青海甘州涼州蘭州南又經渭水南

為武功太乙諸山又經西安府長安縣南為終南山言南山至此

而終也漢金城郡今其河有兩源集解惠棟曰涼土異物志云蔥

甘肅蘭州府西界集解惠棟曰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

為河源禹紀所謂崑崙者也一出蔥嶺東流事其山高也西河舊

先謙曰兩河見下惠說未晰一出蔥嶺東流事其山高也西河舊

名集解惠棟曰西河舊事一出于賓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

云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一出于賓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

注蒲昌海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敦煌郡正西國外蒲昌海一名鹽

澤集解先謙曰詳見去玉門三百餘里集解先謙曰本書上下文

前書亦云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餘里明此玉門下奔陽關二字河水

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餘里徐松云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

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

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而前後書皆脫去于字

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集解惠棟曰袁自

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

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集解惠棟曰滿一作蒲李光廷西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域圖考云車師後部今濟木薩地

二十里亦名金滿城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已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蔥嶺出西諸國有兩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山北為匈奴故無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

紀陂作渡又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先謙曰前書陂作波顏訓循

音同段玉裁以波為陂之段借字班超傳注波傍也音波徐松曰

亦沿派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派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

達葉爾羌境據此作陂者是袁紀漢人妄改次下顏注屢見惠說

非至莎車為南道集解先謙曰圖考云由鄯善而西出且南道西

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集解先謙曰由莎車而西為大

其南為闐賓為高附更西南為烏弋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

山離為安息是為蔥嶺西南諸國西行至疏勒為北道集解徐松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喀

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

今喀什噶爾境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河以注蒲

昌海故山有南北之別河則但曰波北道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

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惟一大河奄蔡焉耆集解先謙曰由疏勒而西為大宛在大月氏北亦蔥嶺

西北諸國焉書在蔥嶺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
東明音字衍說詳前書彌集解先謙曰前書作扞彌此更名史記作扞罽扞是扞之誤字
彌集解先謙曰前書作扞彌此更名史記作扞罽扞是扞之誤字彌音同又作拘跋彌僑賞彌一作俱密乃拘彌音變字詳前
彌音同又作拘跋彌僑賞彌一作俱密乃拘彌音變字詳前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寧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扞彌國今名寧彌與李注同然前書云治扞

彌城本書云居寧彌城但改城名未改國名蓋其先國城同名既

改城名傳聞以為并國名亦改耳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

力河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河北流三百里

入大河案河即克勒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

底雅河一作克里雅

十里本傳及前書各以都城計其相去里數案郡國志京兆尹在

雒陽西九百五十里若依此推算不合者甚多疑所記不真或傳

寫誤也今存其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

千七百六十人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勝音順帝永建四年于寘

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

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集解惠棟曰續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

漢志作徐白

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

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

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眾戊己校

尉集解劉攽曰案文多已字但是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爲王時人眾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集解

曰東觀記云去于寘三百里先謙曰前書云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

于寘國集解先謙曰今新疆省和闐直隸州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集解

曰前書亦云治西城新唐書作西山城後魏書云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集解

先謙曰前書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集解先謙曰前書勝兵二千四百人新唐書勝兵四千人後漢時何得獨有三萬餘且以八萬三千之口婦女幼弱皆在其內而勝

兵三萬餘豈壯者盡人皆兵乎萬益千之誤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

餘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

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
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蔥嶺已東
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
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
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
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已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已王敬
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集解先謙曰胡注隱度也覈考察之敬也先謙案不令顯言但微考察之敬
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已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
集解先謙曰胡注謂以評死爲建罪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
于寘設供具請建集解先謙曰胡注供具宴享之具而陰圖之或已敬謀告建建
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
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

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卽時

斬建

集解先謙曰官本時作前是此誤

于寘侯將輸熒等遂會兵攻敬

集解先謙曰言于寘

之侯及將也前書有輔國侯左右將

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

侯將遂焚營舍燒般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熒欲自立爲王

國人般之而立建子安國焉

集解劉攽曰下文言輸熒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般之蓋是不從字先謙

曰劉說非也既欲自立爲王非僅不從可了事者非國人殺輸熒則輸熒般不從者矣下文經月或經是數之誤文馬達聞

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曰宋亮代爲敦

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熒

集解先謙曰胡注開于寘國人自新之路仍使募斬輸熒

也時輸熒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

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集解先謙曰恃中國不能遠討遂益驕嫚也

自于寘

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集解先謙曰皮山附見前書有傳

西夜國

集解先謙曰一統志裕勒阿里克在葉爾羌西南三百里有小城在漢爲西夜國地今莎車府葉城縣地一名

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

戶二千五百口

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

集解先謙曰傳

當作傳官本不誤

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

集解劉敞曰案漢當作西夜子

西夜子

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集解先謙曰案言號子合王非國也國字誤西夜子合

前書亦別白言之未溺為一或當時合為一國後仍分為二如今

子合國

集解先謙曰一統志庫克雅爾在葉爾羌居呼鞑谷

九言

反集解徐松曰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

去疏勒千里

集解

是呼鞑為蔥嶺中谷名先謙曰前書鞑作健

口勝兵與前書

集解先謙曰戶

並同亦可疑前書云東與皮山西

德若國

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統志塞爾勒克前漢蒲犁後漢德

楚在蔥嶺中有小城距葉爾羌城五百餘里皆其地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

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

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集解先謙曰與子合接而較遠則已入今巴達克山境

自皮山西南經

烏耗

前書音義音鵠擊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鵠擊反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也前書作烏耗劉攽云

耗當

涉懸度歷

集解先謙曰前烏耗傳其西則有懸度歷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烏

作耗

耗

集解先謙曰前書有傳眾經音義引通俗文云

六十餘日行至烏

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

集解先謙曰前書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

屬都護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云排持即今之俾路芝地名甚古也

復西南馬行

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

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

集解先謙曰徐繼畲瀛環志畧以條支為今阿刺伯國考駁之謂條支在

今俄羅斯國南之擣里達黑海環其三面西海即黑海也引詳前

書條支傳證補云圖考說非也黑海北境古屬希臘通舟楫利商

賈名其地曰撒吉刺後為羅馬所併希臘國史確然可徵固無條支之名亦非安息波斯所轄成周中葉波斯極盛之時西界至地

中海北界至高喀斯山皆在黑海南而未有其北漢時安息繼與

西界未至黑海

後漢八十八

厥後沙土繼長增高近經西人闢治遂成衢路車馬暢行迺達安息
時必非立國建都之所且須向北轉東復轉南再轉東乃達安息
程途方亦未盡符後書言由排持西南行若條支在北海北
當云西北行不能西南行說亦不符魏書云波斯通典亦云波斯
密支古條支國也城方十里經其城中南流波斯亦云波斯
條支故地則必知波斯境體格乃得條支所在波斯並發源西
多沙漠無南流大河惟波斯海灣西書紀周報王時希臘王阿來
北導之將塞魯克而波斯其後建城於體格昔芬於是國都之
三得之齊塞魯克而波斯其後建城於體格昔芬於是國都之
曰塞魯齊亞漢末波斯故王後裔薩山恢復舊業亦都於此
有東西二城後漢末波斯故王後裔薩山恢復舊業亦都於此
時阿刺伯人西來城始被毀肅宗寶應元年天方教主阿蒲札非
爾於城西北建城格達城之離宮博考其後遷都於此亦跨河為
東西二城復於故城之東建宮博考其後遷都於此亦跨河為
格力斯河殆無疑義跨河為東宮博考其後遷都於此亦跨河為
書亦謂波斯王居東西二城魏書言宿利後周書言蘇利隔書言
蘇蘭似皆塞魯之異譯西唐書言波斯書言蘇利隔書言
之體譯塞魯之異譯西唐書言波斯書言蘇利隔書言
可也載古時哀甫拉特河迤西波斯海灣南岸皆與阿刺伯接壤西
書又載古時哀甫拉特河迤西波斯海灣南岸皆與阿刺伯接壤西
而居為附庸小國波斯等體格刺伯人曰塔赤正與條支
支音叶又有大抑希之稱唐書大食所本於人地其後乃被
月始據是以考體格力斯河古為塔赤所居地其後乃被
還漢時此河上游當已無此種人而下游近海之處或向為其

部地故漢書謂抵條支臨海欲渡今聞波斯古之阿南河下不兩義
 敷都野乃其今體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間地統名之曰義
 拉克阿刺伯由古時阿刺伯人居此故蒙是稱合中西書籍以互
 證二千年之疑案可明近世西人考與地者謂哀甫拉特河西古
 有大湖亦流入波斯灣巨泊回環與漢書所云海水曲環其南
 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一隅通陸之形相合或者漢時條支故
 城在此今沙磧壅塞沮洳道跡地猶可考是說亦足為漢書條支
 城之一證徐說甚是特考之猶未盡耳先謙案條支之為阿刺伯
 得洪說益明以今國證本書所謂臨西海者謂國西之海即紅海
 也紅海在條支西故稱西海非即地中海也阿刺伯地形向東突
 出故阿勒富海轉在其北蘇伊士未通以前紅海地中海之
 故曰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也蘇伊士未通以前紅海地中海之
 間尚有陸路可往非洲埃及故曰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也
 下方敘入安息之道洪未達書指未復引西人古有大湖之說以
 亂之則治土地暑溼出師子正集解惠棟曰孟康去師子似虎犀牛
 絲自勞矣土地暑溼出師子正集解惠棟曰孟康去師子似虎犀牛
 封牛孔雀大雀集解先謙曰封牛大雀其卵如甕集解惠棟曰師
 也先謙曰大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集解先謙曰自
 雀即駝鳥集解先謙曰自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集解先謙曰自
 國是轉北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集解先謙曰蓋
 而東也集解先謙曰蓋在薩山未恢復舊業之前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洛陽至長安多一萬四千四百里明有誤字

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

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

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

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

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集解先謙曰莊子逍遙遊篇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善風猶諺言好風

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

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

止

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此波斯不欲大秦通漢設辭難英英憚於浮海遂中止耳證補云漢書有安息無波斯唐書有波斯無安

息魏書安息國在蔥嶺西都尉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接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

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詳述里至明是兩國西書無安息國名志略譯自西人不應有此臆說考西書之紀波斯始於中國成周

中葉君其地者爲柯勒施朝志畧之居魯士大流士皆柯勒施朝人也周顯王時希臘王阿來三得如如如敗波斯攘其地顯王三

十三年阿來三得滅柯勒施朝撫有波斯十年而卒諸將互相攻
奪為其將賽魯克斯所併又為賽魯克斯朝時在周赧王初年後
數十年波斯東北境帕而特國起其王白謂波斯族裔曰阿而薩
克秦王政十八年為帕而特建國始年謂之阿薩朝亦曰阿息
鱗人艱駘帖鱗希居裏海東南臨阿母河傳國七世益強大拓地
至裏海西南抵波斯海灣與羅馬東界為鄰漢獻帝初平年遂滅
賽魯克斯後建安五年波斯故王之裔薩山復自立國為薩山朝
時帕而特國與羅馬構兵垂百年晉時羅馬敗之薩山朝乘其
恢復波斯故壤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波斯薩山朝至唐時為阿
刺伯人所滅其王卑路斯逃入中國韃靼案阿薩阿息皆與安
息音類阿薩都城先曰帕而杜瓦為帕而特國號所本他國人稱
之曰帕而討尼薩前書安息治番兜即帕而番兜即帕而杜瓦
而特之轉音後西徙都城曰喝克湯白洛克斯上三字義為百下
字義為門後書安息居和積城和積即喝克湯之轉音波斯論
阿母河即嬌水安息之即阿薩殆無疑義徐以安息當波斯時
域原非異地然與魏書不合且漢末波斯仍自立國西晉時帕
特為波斯所滅則不得以前書鑄銀為錢文獨為明矣西書繪帕
圖面男像背女像與前書鑄銀為錢文獨為明矣西書繪帕而
合地產良馬故前書云漢使至界以二萬騎往迎本書為夫人而
小安息此即元史之馬魯為西域衝途大郡新唐書大食傳呼羅
珊木鹿人亦即此木鹿帕而特新舊都城皆在木鹿之西中西古
籍互證以明惟西書云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而魏書太延年間
安息尚存疑其紀年有誤然西書又載帕而特亡後仍有一小國
在裏海南山中阿刺伯人先滅波斯後滅此國是亦魏書之一證

甘英所臨之海必爲阿勒富海由此登舟繞阿刺伯三面以入紅
海之尾蘇伊士未開陸路百七十里但有溪河可通小舟以入地
中海而不能再容巨舶紅海之中水程最滯無風逆風皆不得行往
返程期或二三載三國志裴注引魏略云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
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
或一歲無風或三歲語極詳明可爲安息船人實情非詛左證至
云海中心思土戀慕數有死亡夫長年涉風濤起居失調旅況淒寂
憂能損人理有固然非危詞恐喝也先謙案洪說皆是惟以甘英
所臨之海爲阿勒富海水程最滯往返須二三歲者爲紅海則又
非也果如所言蘇伊士未通甘英入紅海之尾已須二三載若航
地中海至大秦更復幾時可達不知所謂往來二歲齋三歲糧者
專以地中言也本書言英使大秦臨大海欲度乃度往大秦之
海語極明顯與條支三面之海無涉卽魏略所云大海之西乘船
直截者亦明指地中海也特安息西界船人爲阿勒富海之船人
耳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

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

極矣集解先謙曰證補云體格力斯河東舊有城曰特昔芬現近

度河必是體格力斯河或哀甫拉斯河漢書所云里數合於古羅
馬千步爲一里之數皆可徵實先謙案如西人所言則由斯賓西

南行至于羅即今西里亞之大馬士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集經

革貝魯特等處由此即乘地中海矣直指今之意大利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曰前解先謙一名犁鞞前漢惠棟曰魏略作犁鞞音居言反曰

在海西亦云海西國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此海謂地中海案大秦

秣國古大秦舊書云東南與波斯接證補云羅馬新舊唐書皆云拂

南之中入西里亞南之東接阿刺伯其東南則達波斯故曰與波

斯接拂林之名唐時始見羅馬晉時分東西東羅馬至明時為土

耳其所滅其都城名康思羅丁諾發里斯康思羅丁王名始建城

者上其滅其都城名康思羅丁諾發里斯康思羅丁王名始建城

稱諾發爾東羅馬本國之書則稱康思羅丁諾發里斯康思羅丁

惟稱號凝急讀之音如發林阿刺伯人稱之為拂林本屬城名假

為國號唐時阿刺伯人滅波斯侵印度環蔥嶺地悉歸役屬方言

流播遂入中華此唐書拂林所由來也志略以西里亞之羅

說疑耶路撒冷之名路撒冷即諾發凝而耶乃發語聲也地方

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已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

壁壘之壁飾也音火既反郭璞爾雅注曰壁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

集解先謙曰唐避太宗諱民皆多種樹蠶桑集解先謙曰據西書改人此未及回改者書中甚多有航海至中國者攜蠶桑之種以歸試植之與土性宜由是蠶桑之利興焉如漢書言是蠶桑為歐土所固有西人豈肯讓美不居反謂得自中國之理漢人所述或彼國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夸飾之詞紀西土固當以西書為確也

白蓋小車集解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輶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集解先謙曰志略云羅城中有五馬都城最大與漢書合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集解先謙曰西人為食器中國人見之以為水精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集解惠棟曰魏略云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集解先謙曰志略云羅馬自努馬七世後不立國王選賢者居高爵立公會以治事與此文合漢成帝五年唯大屋踐王位仍世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及本書所云乃其往事也

之大秦

集解先謙曰外國以中國為秦人見前書然因此而自名

之詞非其實也又案薛福成出使日記云歐洲各國英謂中國人

曰采宜斯法謂中國人曰細細愛其稱中國之名英人曰采衣納

衣納臘丁之音曰西奈問其何所取義則皆秦字之譯音也西奈

之轉音為支那出自佛經蓋梵音又實與西音相通者余謂秦始

皇時國勢雖極強盛其兵威未達歐洲何以歐人稱中國為秦如

西北塞外呼中國為漢東南洋各國呼中國為唐耶蓋始皇追逐

匈奴餘威震於殊俗匈奴逐水草而居其流徙極遠者往往至歐

洲北境今俄奧土耳其日耳曼諸國未必無匈奴遺種匈奴畏秦

而永指中國為秦歐洲諸國亦競沿其稱而稱之後漢書稱羅馬

為大秦羅馬無大秦之號且更與秦不相蒙又似因中國之稱為

秦而展轉相襲也蓋西人既謂中國為秦積久遂忘其本義但能

知其約略猶曰亞洲大一統之國或者歐人以為羅馬之大與亞洲

之秦相匹而競標大秦之稱東方之人偶至其國誤謂其國號如

此而史家亦誤仍之耳追溯源流大抵如斯惟俄人稱中國曰迄

代斯克短音曰迄代即契丹之轉音蓋俄之鄰國較晚正值契丹

強盛之世其時猶與西洋隔絕彼但知東方強國為契丹因即以

之呼中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

國也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口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珊瑚琥珀琉

人名為駭雞集解先謙曰注喙當作啄官本不誤

玻璃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蜀

集解惠棟曰說文蜀西胡毳布也劉鉅曰本書

李拘傳注引袁宏後漢書西域傳織毛爲布者

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

集解劉鉅曰列子火浣之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東方朔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取其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
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人采之竿其汁以爲香膏

諸香煎其汁已爲蘇合

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人采之竿其汁以爲香膏

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併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金銀爲錢

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

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

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綰綵與之交市

故遮闔不得自達

閱五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作安

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集解劉鉅曰郭憲洞

冥記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駸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
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案大秦至桓帝始通其先不得有貢
物蓋元封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集解先謙曰志略
年四字有誤其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集解先謙曰志略
帝十二年羅馬王安敦嗣或云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其國西有弱
位號為中興與此文合安息長老傳聞也

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

百餘日集解惠棟云前書云可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集解先謙曰此

故生此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還莫有至條支者集解先謙曰

至安息與至烏弋南北遠近相等此大甘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

北行出海西至大秦集解先謙曰此自波斯北行由今之東西土

道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集解先謙曰羅馬古

築乃其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

兵器輒為所食集解先謙曰證補云古羅馬所屬之西里亞迦東

害非結隊持械不敢行載在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何焯

羅馬猶太古書非妄說也

曰魏志注引魏書云飛橋長二百三十里先謙曰此即諸國所生
他大尼里海峽波斯王伐希臘渡此西人云昔有石橋諸國所生
奇異玉石諸物謫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
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

跳十二九
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

氏音支下並同集解先謙曰下亦作月支史駁文

居藍氏城

前書藍氏作監氏集解徐松曰史記

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布城即藍氏城也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

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去長安

萬一千六百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

集解先謙曰戶口同前書惟勝兵多餘字疑其

不實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肝

頓都密凡五部

集解先謙曰都密前書所無

後百餘歲貴霜胡侯王就卻

攻滅四胡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王字

侵安息取高

附地又滅濮達蜀賓悉有其國

集解先謙曰前書有濮挑即濮達也注詳前書

王就卻年

八十餘死子閭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

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

云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月氏在媯水之北媯水卽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鄒代鈞江漢書院課程云其先大夏國卽今

阿富汗屬部波爾克在國北境亦卽周世之拔克德里國也

高附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

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

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曰爲五胡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

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集解先謙曰課程云三國能屬高附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是

壤求可與連壤之地當在天竺之西罽賓之南安息之東南必今

阿富汗之堪達哈爾部地志略云堪達哈爾在阿富汗國東北隅

四面皆山亦大都商賈輻湊鄒代鈞西征紀程云罽賓國卽阿

富汗之喀布爾部城喀喇一聲之轉布爾急讀爲賓或以克什米

爾當之然懸度在克什米爾之北印度河上烏耗在懸度西北加
非利斯坦境內罽賓更在烏耗之西其爲喀布爾無疑案圖考亦
云高附阿
富汗也

天竺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名身毒集解劉鉅曰史記索隱身音乾毒音篤在月氏之東南

支甯比西國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

長大頂有光明曰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惠棟曰世傳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云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傳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

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始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

在蘭臺石室劉鉅曰水經注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陞

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櫺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櫺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

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楚王英始信其術

東轉創自此矣按此於圖像寫經特詳英傳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

曰此後世釋道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

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集解先謙曰駱誤字當作橐下同往來鄰國有寇乘

象曰戰

栗弋國

集解先謙曰前書無

屬康居

集解先謙曰康居附見前書有傳

出名馬牛羊蒲萄眾

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

集解先謙曰前書無

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弓輪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前書

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集解先謙曰證補云後書

以粟弋奄蔡為二後魏書粟特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通典云粟弋即粟特亦與奄蔡分二國且曰粟弋附

庸小國四百餘城似非一國元史類編西域傳引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書以為一國誤矣當商周時古希臘國人

已至黑海帖希羅歐羅巴細亞行舟互市築室建城細亞北有希臘

希臘羅馬古史具載梗概今譯其書謂襄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人居之集解先謙曰今二千餘年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集解先謙曰

卑爾古城黑海北濱白東而西奔辛卑爾後今人召烏拉後一厥後有
粟特族越裏海北濱白東而西奔辛卑爾地辛卑爾人四散大半
竄於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眾入羅馬為羅馬擊殺無遺後漢時
有郭特族人其王曰亥耳曼擊粟特族人粟特族用兵如神所向無
敵亥耳曼兵敗自殺其子威尼達爾率郭特人西竄召集流亡
別立基業阿提拉復引而西戰勝攻取威震歐洲羅馬亦憚之立
國於今馬加之地希臘阿羅馬特之人多為其所撫用宋文帝元
嘉二十八年五月郭特佛郎克等眾禦之戰於沙隆之野東郭特
大將峩都思率郭特佛郎克等眾禦之戰於沙隆之野東郭特
兩軍死者五十萬人阿提拉敗歸南侵羅馬毀數城而去尋卒諸
子爭立國亂遂為羅馬所滅王統絕矣
高喀斯山北亦東來族類而屬於粟特也有部落曰耶灰亦居裏海西
獨耶灰亦山北亦東來族類而屬於粟特也有部落曰耶灰亦居裏海西
思亦曰阿蘭阿思皆見東羅馬書今案耶灰亦即漢之奄蔡元之
所併享國之久罕見奄蔡一國粟特一國一為大部一為附庸後
書通典十三州志說並合其曰粟弋者僅一粟字嫌切音未足因
增弋字當作粟弋特而刪特字也漢書陳湯傳顏注引胡廣云康
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閼蘇奄蔡之為閼蘇者閼字為
啟口時語助之音西方文字往往而有戰國時希臘人海洛積特
之書其言粟特音如閼蘇特故知是也郭特之名華書無徵魏書

粟特傳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傳至王忽倪已三世稽其時序似
即郭特王亥耳曼自戕之事而不合者多難於論定郭特西徙因
其故王之名遂有日耳曼之稱馬騰丁文作日耳馬尼法稱阿爾馬
尼俄稱該耳曼於原音爲近羅馬撫用其眾既滅匈奴而羅馬亦
爲郭特所滅志略云西土以日耳曼爲苗裔二郭特之後故亦稱日耳曼
泰西諸國青目赤髮之人大率爲其苗裔二郭特之後故亦稱日耳曼
日耳曼人諸國每遭喪亂輒招致日耳曼爲貴種英法立國之祖皆
如英小國如希臘是也今德人固自承郭特之後來自東方法人
則不承郭特豈以兵衅有意見存乎其間邪又云漢書言康居冬
治樂越匿地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其康居西北可二千
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小王五十一曰蘇離王治
蘇離城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四曰罽王
治罽城五曰奧王治奧城案史記大宛傳張騫言康居在大
宛西北可二千里國小南羈事月支東驅事匈奴若冬夏所居相
距九千餘里則必提封萬里而止十二萬戶等於烏孫月氏與
國小之言不合烏孫傳言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烏孫治赤谷
城在今伊犁之南康居在烏孫西北二傳相較便不能合九千里
數疑有訛字或有奪文何秋濤朔方備乘校張漢業引近俄疆謂
康居蕃內爲俄國之莫斯科舊都地而以奄蔡列俄北境以實漢
書北海之說過矣案漢書大宛傳北與康居接大宛爲今浩罕安
集延等地今之塔什干爲其極北邊界亦當爲西界魏書康國康
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
月支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徙居焉耆焉耆

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分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舊唐書亦
謂康國卽漢康居新唐書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嫺殊建元魏謂
悉萬斤蓋卽今之撒馬爾干唐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爲康居都督
府此皆康居故土之可徵者也新唐書康南距史百五十里或
曰法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雅城故地西百十五
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
巉峭石色如鐵卽謂羯霜那國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卽西遊記之
門西域記亦謂羯霜那國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兩傍石壁
其色如鐵旣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
以爲名明史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六十里又西三百里大山屹
立中有石峽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番人號爲鐵門關
似非眞門詢之西人昔誠有門今則無矣碣石渴石佉沙羯霜皆
一音之轉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一何或曰屈霜你述曰貴霜匿
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鄰國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則當在布
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則當在布
爾之東北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二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
大宛北鄙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
抵俱戰捷西南五百里康地也圓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柘
折城故康居小王竊匿城地所謂柘支柘析赭時卽元史西西北地
之察赤今之塔什干西南至撒馬爾干道里適合此康居小王地
可徵者三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密西漠烏澹河治
阿濫諡城康居小王君長罽王故地案烏澹河卽阿母河布豁捕喝
正布哈爾之轉音魏書云忸密在悉萬斤西今布哈爾固在撒馬
爾干西惟魏書悉萬斤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忸密去代二

後漢八十八

大

萬二千八百二十一里不能相合意二萬為一萬之訛
里則二千八百二十一里不能相合意二萬為一萬之訛
居烏詩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戌地四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
居烏詩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戌地四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
刺子模本係地名亦為國號至今名猶未泯也元初花刺子模之
都城曰烏爾赤與奧韃音叶火尋亦當即奧韃變音元史訛為
玉龍傑赤突厥曷薩即突厥之可薩部居裏海北烏澗水即阿母
河古時阿母河不入鹹海自布哈爾之南轉而北行距鹹海折而
西南行以入裏海奧韃城當西流處之最近者窟匿城去都護五
小王地可徵者五更以漢書道里考之最近者窟匿城去都護五
千二百六十里塔什干城固最東也次近者附墨城去都護七
千七百六十七里其相等者蘇蠡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
里以是推之唐之何國史國殆必鄰近其遠者罽城去都護六
二九百九十六里布哈爾在西里數之多誠宜最遠者罽城去
護六千九百六十六里此在五王中極西北境以今地圖方位考之
段不爽至欲規規里數求其吻合病未能也然則康居全境起今
伊犂以西歷大宛月氏安息北界而西訖於裏海其北境不可知
大約及於鹹海綜厥土宇橫亘西陲不待附以北海荒已非福小晉
書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伊列現據北
其王治蘇城地地利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
康居之統主蘇雍在大宛西不及二千里晉書但引用史記而不
知與己說刺謬也漢書之紀奄蔡全本史記大宛傳中張騫語

所至者大宛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蓋北海云明
是揣度傳言疑而不斷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曰奄蔡國一名
阿蘭西與大秦東與康居接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通典奄蔡
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臨大澤無涯岸多植
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今以地望道里徵之自康居
西境貨利習彌之地西北行出裏海北濱再西行二千里乃臨黑
海所謂大澤蓋黑海也漢時黑海爲羅馬東鄙故云西接大秦若
俄之莫斯科舊都與羅馬版圖渺不相屬何論更北隋書鐵勒傳
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難伏咄咄昏等拂菻卽東羅馬其都
城臨地中海峽在黑海西而黑海南境悉入版圖故云阿蘭在拂
菻東更以西書徵之戰國時裏海黑海之北粟特族居之耶仄亦
族自東方來屬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
曰阿思亦曰阿蘭阿思今考耶仄亦爲奄蔡轉音阿蘭尼爲阿蘭
聊轉音阿思爲阿速轉音阿蘭阿思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然則漢
奄蔡卽元阿速明史阿速城背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大澤之卽黑
海復奚疑焉魏書謂粟特去代一萬六千里又云粟弋商人多詣
涼州販貨則非甚遠可知備乘謂當是二萬六千里改古史以伸
己說未爲是也後書謂奄蔡土氣溫和粟弋出蒲萄酒史記正義
引括地志曰奄蔡酒國也黑海之濱氣候暄和故能廣植蒲萄多
釀美酒若北海之濱雪窖冰天漢魏之時窮荒未闢其地焉得有
酒國哉魏書之奄蔡卽此奄蔡也天竺地處極南其地焉得有
奄蔡北若奄蔡已臨北海則此國將在海外後書無北海一語蓋
已知張騫此語不足爲憑志略謂此大澤卽鹹海楚失而齊亦未
得也耶律鐙雙溪醉隱集行帳八珍詩駝蹄羹注康居南鄒伊麗

通西沙磧斥鹵地往往產野駝麋沉注麋沉馬狝也麋沉奄蔡語

也國朝因之又注奄蔡兩漢西域傳無音大宛傳宛王昧蔡顏注

蔡千葛切書二百里蔡毛見韻蔡桑葛切廣韻亦然奄蔡蔡千葛

切爲是今有其種率皆從事拘馬據此則康居奄蔡元人猶知其

故地奄蔡不見元史蓋卽阿速也先謙案康居本書無傳洪說

與粟弋奄蔡牽連考覈特爲詳盡故備錄之兼爲前書注補證

莎車國集解先謙曰今新疆省莎車府西經蒲犁無雷集解先謙曰二國至大月

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

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

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集解先謙曰參用漢法治國常勅諸子

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

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

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

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

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

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蔥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

護天子曰問大司空竇融曰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

宜加號位曰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

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陽吉平侯茂之

也夷狄不可假曰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

賢曰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

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浸曰驕橫重求

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

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

天子曰中國初定北邊未服

集解先謙曰謂北匈奴

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

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

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畱侍子曰示莎車言侍子見
畱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曰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
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
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
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畱敦煌愁思
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
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
北自在也集解先謙曰言任所歸向自在語未明顯亦疑在爲任之譌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
奴而賢益橫焉耆王自曰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
人駟鞬爲焉耆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曰則羅年少
乃分龜茲爲烏壘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今無都護賢卽此城立國也
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曰貴人爲焉耆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

則羅駟韃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

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曰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

大宛大宛王延畱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

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曰爲拘彌王而遣延

畱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

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

殺之不復置正集解劉敞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

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

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

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集解劉鉅曰類聚九十四御覽九百三引張璠漢紀

射並作搏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

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

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

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

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

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

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

車有輔國侯諸國亦頗有之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

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己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

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

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

還汝父與汝婦集解先謙曰與子同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

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曰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

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集解先謙曰謂輕騎出也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

于賓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

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傳作尉黎餘皆作犁龜茲十五國兵

三萬餘人圍于賓廣德乞降已其太子為質約歲給屬絮冬匈奴

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集解先謙曰將送也不居徵蓋前匈奴龜茲共攻莎

車時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集解

劉放曰案文少一也字先謙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

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集解先謙曰前書疏勒傳云南

至莎車五百六十里

疏勒國集解先謙曰即新疆之喀什噶爾今為疏勒府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

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領戶二萬一千集解先謙曰脫口數勝兵三萬

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己龜茲左侯

兜題為疏勒王集解先謙曰据前書疏勒但有左右將左右騎君而無左右侯此左侯疑左將之誤若以焉耆傳例

之或亦當作左候

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

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

曰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

集解先謙曰氏支兩作駁文官本不誤

後

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

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

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

畏憚月氏卽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已遺腹爲磐橐城

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曰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爲敵國

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

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

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

尉

集解先謙曰疏勒王漢大都尉卽臣磐也與字當衍

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

自立為王

集解惠棟曰案邵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弑父篡立周壽昌曰德得古通如漢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

作德前書項羽傳吾為公得晉灼云或作德是也弑父自立則紀載之誤

三年涼州刺史孟佗

集解惠棟曰佗

字伯郎見

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

集解

臣者傳

曰案文亦多已字惠棟曰曹全碑云字景完險廐相鳳之子以孝

廉拜西域戊部司馬討疏勒無已字與劉說合而名異先謙曰范

去漢二百餘年而傳錄文字脫落完寬字形相似故完誤為寬也其名是全則碑有據證

西域長史張晏將焉

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

集解惠棟曰班超傳云疏

勒王還據楨中城也

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

集解周壽昌曰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還師

振旅則作碑者錄飾之詞

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

溫宿姑墨龜茲

集解先謙曰四國附見前書有傳

至焉耆

焉耆國

集解先謙曰即新疆之哈喇沙爾今為焉耆府

王居南河城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治員渠城袁宏紀作

河南

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

安七千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

三百里

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帀其城三十

餘里集解惠棟曰班超傳云其國有葦橋之險先謙曰海水即博斯騰淖爾也裕勒都斯河環繞焉者城下而注於淖爾引詳

前書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集解先謙曰恂亦見

班超傳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

危須尉黎山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山國至焉耆百六十里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

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首

臺街蠻夷邸間棟案西京於臺街東京蓋於銅駝街也顏注邸若今鴻臚客館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

為王集解先謙曰據超傳尉黎危須山國附見前書有傳皆更

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

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

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集解先謙曰元孟及郎事詳勇傳

蒲類國集解先謙曰圖考云在伊吾北今為巴里坤地巴爾庫勒淖爾即蒲類海是也今屬鎮西廳居天山西

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

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集解先謙曰駱當作橐能作弓矢

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集解先謙曰前書合後國計之戶四百餘口二千餘勝兵千餘以爲大國不可

曉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

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

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畱爲國云集解劉攽曰案此文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

逃亡山谷間故畱爲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先謙曰蒲類戶口無多徙人至六千餘口舊國墟矣故移支國居之而徙阿惡地之人

貧羸逃亡也似不必加其者二字

移支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

勇猛敢戰曰寇鈔爲事皆被髮集解先謙曰此由他方轉徙而來者隨畜逐水草不

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治天山東兌虛谷先謙曰前書有西且彌國范書不言蓋已併爲一

東去長史

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

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

集解惠棟曰前王國亦曰前部

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

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

安八千一百五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

集解惠棟云杜佑云卽金蒲城今北庭蒲類縣也

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

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領戶四千餘口萬

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

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

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

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

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集解惠棟曰杜

佑音之涉反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

索額欲廢後部王涿靺立破虜侯細致集解先謙曰此破虜侯蓋與前書車師後部之擊胡

同涿靺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通集解惠棟曰尉卑大

棟案通鑑異字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

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討涿靺集解先謙曰羌虜胡三字文不成義漢人謂胡曰虜不當

言虜又言胡且發為兵者乃降胡不當更斥曰虜明虜字當衍獲首虜千餘人涿靺入北匈奴漢

軍追擊斬之立涿靺弟農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

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行

事謂前行長史索班集解劉放白注和帝置戊己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

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己字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惠棟云王厚之本作後部司馬又案漢印章圖譜有立義行事蓋當時所立官名也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

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閼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眾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曰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入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

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

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嶺餘人

先謙曰謂後部所屬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

從後部候在炭遮嶺者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

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

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

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

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

將卑君還敦煌已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

元碑云公拜涼州刺史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

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敦煌

正處以聞阿羅多王卑君侯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
為美談傳載閻詳而不及元又不言卑君為侯者略之也先謙曰
西域諸國王下即侯阿羅多既王卑君別屬三百帳是必號侯矣
阿羅多招引來降必無收繫敦煌之事閻詳權宜處置刺史參領

聞奏史略固宜若以正論阿羅多背畔入寇豈能許復為王但聞息事此傳首所謂雖有降首留莫懲革者衰世批政反謂美談諛墓之文殆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兼慮帳故有戶有帳卑君徙居敦煌故從者以帳計俗稱算帳始此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前世張

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集解先謙曰注世官本作書班

超奮封侯之志功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大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

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

獻方奇納愛質集解先謙曰方奇土物愛質侍子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

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簞金而賜

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後服則繫頭額而繫北關集解

曰謂獻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集解

曰案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

當作譯

而歷安息臨西海目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集解先謙曰拒距通

作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

障之基源集解先謙曰領障嶺嶂通作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屬賓本漢所立殺漢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

過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礫

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集解劉攽曰注過此難者案當作遇惠棟

曰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

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

氣之所爲也冬月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

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

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集解先謙曰導達

謂勸人爲善引誘

開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大竺國

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

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集解先謙曰今

印度全爲英國所有其地位於北緯綫八度至三十五度之間距赤道甚近酷熱異常玉燭意謂四時不寒耳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隨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閼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卽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神迹詭怪則理利益也集解先謙曰舍利弗官本弗作佛下同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感驗明顯則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事出天外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刺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隨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人賊眼皆悉平復如本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末

譯而但神明之邪集解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是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

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遺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

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獨微崇

善所已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毘邪

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

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

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

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

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

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

也尚未足已概其萬一集解王鳴盛曰李光地云此論多微詞既

宋景文言李蔚贊所云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而譎誕華人取莊列

之說以助其高因而層累騰駕直出其上者同意魏書太平真君

七年詔曰雖言胡人問今胡人共言無有皆是後世漢人無賴子

眞實李蔚贊又出於此詔文載魏書釋老志先謙曰印度僧國也
其人夙以修道成佛爲務奉婆羅門教區分四等貴賤定分不相
踰越釋迦以儲君之貴敝蹤榮華精思苦行天姿卓絕本越尋常
又其興善能仁和光忍辱平等施教人所樂從智慧精神有常存
不傲之理死後弟子相與神之推演傳播致諸幻說法教東漸如
風掩草新福好異華俗固然詭誕波揚彌塞宙台佛之眞諦豈在
斯乎乃至景慕者莫窮其緒詆斥者謂無其人此則徒黨之咎也
若其捐寶位而披鶻衲割慈愛而遁空虛雖有仁心所及不廣亦
乖宏道之方焉惟我孔子本人道以研幾屏又精靈起滅因報相
神怪而不語所以一人立極而萬世無弊也又精靈起滅因報相
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
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集解先謙曰言若明明可知而又不可知故通蓋導俗無方適物
人亦多爲所感動也官本感作惑義得兩通
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集解洪亮吉曰此北魏書
列三教之濫觴也惠棟曰
措置也先謙曰言以善化導世俗無一定之方其適於物情雖若
異其趣會但取同歸於善而置其可疑之說亦不悖於大道也
贊曰邇矣西胡天之外區邇遠也音它狄反尚
書曰邇矣西土之人土物琛麗人性淫
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
則凶猛之性何所憂
懼何所拘忌也集解先謙曰言不循中
國之禮又無聖人之書非神道曷制也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八校補

西域傳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集解先謙曰戊己解詳前書戊己

校尉前書百官公卿表初不言有二就使隨時增置亦未必戊己分置前書西域傳徐普刀護郭欽均統名戊己校尉是其證也自顏籀謂有戊校尉有己校尉通鑑因主其說續百官志不載疑莫能詳此傳雖有置戊己二校尉一語而車師後王傳和帝永元八年仍書戊己校尉索頽與帝紀合仍未必即已分置桓帝永興元年後乃書戊校尉閣詳或因嚴皓得罪以去始就戊部候改設之其前固無可考也餘已詳明紀校補

敦煌太守曹宗集解惠棟曰通典作曹崇案通志仍作宗

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

謙曰官本重一宗字是謹案通志宗字不重

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注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集昆侖塞注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柳從辰曰唐常樂縣今安西州西

不貲之費發矣賞通志作訾與惠說合蓋北宋本如此

而烏孫蔥領已西遂絕官本領作嶺同案後又多作嶺殊未畫一

于寘國傳于寘柳從辰曰寘應作寘說詳班超傳

即時斬建集解先謙曰官本時作前是此誤謹案時字雖似可通但通志亦作前

乃斷死人頭送敦煌案此謂別斷一死人頭為輪焚首故下文云亮後知其詐也于寘非有愛於輪焚當是輪

焚前被殺首已不存或首雖存歷久腐敗不能用以詐亮耳

安國傳遣使獻獅子符拔官本獅皆作師古今字案此本亦多作師殊未畫一

若遇遲風遇通志同官本作還非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案通志作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此下復

有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凡十二字

大秦國傳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集解先謙

曰至或者歐人以爲羅馬之大與亞洲之秦相匹而競標大秦

之稱謹案通志注引外國圖從隅巨北有國亦名大秦其國人長大無有五六尺者又引杜遠經行記拂林國在苦國西

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絡以今考之皆卽古昔羅馬國地羅馬既本無大秦之號則大秦二字當爲中國譯音之誤據後文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疑卽泰西二字也使歐人嘗自標大秦之稱雖不以名國羅馬古史似亦當略有故實可求今乃絕未有述及者雖泰西之稱亦非羅馬所得專而當羅馬全盛時實爲泰西文明主國漢使既未能至其地宜不能詳元明後海舶交通歐人來游皆自謂泰西人中國亦概以西人目之猶不能遽詳其國籍在漢世更無論矣

合會諸香煎其汁曰爲蘇合集解惠棟曰至乃賣其滓與賈客從

辰曰此見梁書中天竺國傳末云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廣志并云蘇合香梵書謂之咄竭瑟劔案大食國與大秦接壤亦出蘇合香見香譜

大月氏國傳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牀頓都密凡五部官本

牀作牀同牀前後百餘歲貴霜牀侯邱就卻官本卻

天竺國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案通志注云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其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民西上蔥嶺

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改稱天竺以後則爲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陀一名婆羅門在蔥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接四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各有王

乘象而戰

案以東離國乘象以戰證之正著其怯於戰恃象爲助也惟下云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乃先著乘象而戰四字於文義頗不相屬

通志作人畏戰不從范書也

東至磐起國

案磐起通志起作越

東離國傳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

謹案通志作車離國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隸王東車

易謁未詳孰是

列城數十皆稱王

通志列作別

莎車國傳不復置正集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

案通志作王

疏勒國傳劫縛兜題官本縛

車師後王傳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集解先謙曰至

明虜字當衍謹案通志無虜字可證

殺後部司馬集解劉攽曰至下不合添一己字案和帝但又置戊

候城至桓帝時始有戊校尉此後部司馬當為戊部候居車師後部
懷注似已失之至其言和帝置戊已校尉則固據帝紀本文非
有添設也劉氏曲護通鑑之說欲盡改紀傳原文殆非所安或
疑本傳前言戊已校尉更互屯馬頗似早已分置實則此承上
文言自伊吾北通車師前後部都凡一千七百里屯地廣遠屯
卒非更互屯之不能徧及正明戊已校尉治無常所也如戊已
早已分部則可各屯各部又何必更互乎

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至漢軍不利案此敦煌太守在順帝陽

傳班勇於陽嘉二年與敦煌太守張朗同攻焉耆王元孟朗欲
徵功自贖先期至焉耆受降勇以後期徵下獄免朗時既有功
當仍守敦煌但其後亦被徵配戍朗未必此時太守仍為朗
矣沈銘彝云敦煌太守裴岑於永和二年將郡兵三千人誅呼
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其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
里地名石人子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

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爲太守領兵計其時當在
徐由之後司馬達之前而范史不載今據帝紀陽嘉五年改元
永和永和二年距陽嘉四年其間亦僅隔一年或此太守卽裴
岑也惟此時漢軍不利呼衍王且攻破車師後部若果永和二
年裴岑有誅呼衍王等事史不當無文碑蓋難盡信矣又徐由
爲敦煌太守據前拘彌國傳在順帝永建四年實居張朗之先
而本傳下言敦煌太守司馬達係在桓帝元嘉元年時上溯
永和二年已逾十年敦煌不知幾易太守沈說亦有未究也

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臨崢嶸不測之深

官本注深作淵
係後人回改